

2005 至 2008 年，山西临汾市委书记、市长，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替着：王国正、李天太、夏振贵、刘志杰。2009 年 4 月 8 日，山西省临汾市召开了干部大会，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任泽民，代表山西省委宣布，任命谢海为临汾市委书记。这意味着，空缺了 199 天的临汾市委书记终于尘埃落定。

临汾终结无市委书记的 199 天

山西临汾，一座在中国的版图上并不显眼的城市，却因为极其频繁的矿难、官员腐败等事件而震惊全国。

2005 至 2008 年，山西临汾市委书记、市长，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替着：王国正、李天太、夏振贵、刘志杰。

山西临汾民间广为流传的段子则有这样的一段话：“山西省长于不干，临汾人民说了算。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临汾这个地方不好管，有点乱。

2008 年 9 月 8 日，“襄汾溃坝”事故发生之后，临汾“一把手”的更迭也因此而“陡然停止”了。临汾市代市长罗清宇主持工作半年多以来，临汾市委书记的职位也一直空缺着。

2009 年 4 月 8 日，山西省临汾市召开了干部大会，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任泽民，代表山西省委宣布，任命谢海为临汾市委书记。

这意味着，空缺了 199 天的临汾市委书记终于尘埃落定。谢海的履新，结束了自“襄汾溃坝”事件以来，临汾市长期无市委书记的日子。

人们都在观望，这位临危受命的新任市委书记，是否会给积弊重重的临汾带来改变。

新市委书记系“老煤炭”出身

现年 56 岁的谢海，出生在山西。他 18 岁就参加了工作，在大同矿务局同煤峪口矿挖煤。经过四五年的时间，他从工人干到了综采队的党支部书记，此后近 30 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煤炭业。因此，他熟悉煤炭业，是个地道的“老煤炭”。

1999 年，谢海担任了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。在任职期间，他积极地推进当地的煤炭资源整合。目前，该企业旗下已经成长起了年产 300 万吨的三元煤矿等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下属企业。

四年后，谢海出任山西省阳泉市市长、市委书记。山西阳泉，是一座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。建市 60 多年来累计产煤约 15 亿吨。然而，产煤也给这座城市的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。

谢任职阳泉期间，特别注重环境治理。几年间，阳泉市委、市政府先后投资 35 亿元专门进行环境治理。在他的领导下，阳泉市的二级天气由过去每年 7 天增加到了 345 天。阳泉市也因此而成为了山西省首个退出“污染城市黑名单”的城市。

谢海也因环境治理成绩显著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。

临汾三年内更换四位领导

2006 年，出任临汾市委书记



矿难一直是困扰临汾发展的难题。

的王国正，恰好赶上全国首家试点的临汾市煤矿产权制度改革。产权制度改革，就是让煤老板缴纳一定的资源费后，将煤矿的所有权明确为煤老板私人所有。这项改革曾被人们认为是减少煤矿安全事故的一剂良药。

“自己的孩子，谁都知道心疼。”改革的实施者王国正对此次改革，充满了希望和信心。他曾经表示，煤矿产权制度改革，效果明显，而且“现在煤矿安全事故，大幅度减少”。

然而，话音未落，当年 11 月 26 日，临汾市芦苇滩煤矿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，共造成 24 人死亡。

2007 年，硬家沟煤矿、余家岭煤矿、蒲邓煤矿，也相继发生了矿难，分别造成 3 人、26 人、28 人死亡，死亡人数可谓“节节攀升”。

蒲邓煤矿矿难发生后，时任临汾市市长的李天太宣布：“今年市政府下决心，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，确保年内不再出 10 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。”

然而，7 个月之后，洪洞县的一声巨响，让李天太的“确保”，再次“灰飞烟灭”。

2007 年 12 月 11 日，李天太在几大网站公开了一封 6000 多字的致全市 415 万父老乡亲的道歉信：“作为一市之长，我没有做好工作，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感到十分痛心和愧疚，难辞其咎，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。”

2007 年 12 月 23 日，夏振贵临危受命，担任临汾市委书记。

次日，刚刚到任的夏振贵在看望矿难伤员时曾经表示，山西临汾再也不要沾血的煤。他还将第一次工作调研，特意安排在临汾的煤炭、安监等部门。夏振贵之前曾在山西煤炭安全生产形势较好的晋城市担任过市长，但是，如何根治临

汾矿难顽疾的难题，还是令他“彻夜难眠”。

然而，夏振贵到临汾工作不到一年，根治矿难的难题还未破解，“襄汾溃坝”事故就断送了他的前程。不仅如此，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孟学农也因此事故引咎辞职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，临汾市长刘志杰也被免职。

2008 年 9 月 21 日，罗宇清出任临汾市代市长。在他上任当天的就职发言中，他仍然将“全面加强临汾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尽快扭转全市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，努力推进临汾的安全发展”作为自己以后工作的重点。

“空降”领导遇到的难题

据考证，“虎落平阳”的典故出自临汾。“襄汾溃坝”之后，临汾市多位党政官员被停职或免职，这一官场人事变动被坊间戏称为“虎落平阳”。

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在临汾各种利益盘根错节，“空降”的领导很难理顺各种关系，更别提撼动地方势力。高煤价造就了众多“煤老板”，而由于利益所驱，煤老板往往寻求与地方官员结成钱与权的利益同盟。

苗元礼就是一个“最好”的例子。2001 年，他出任临汾市副市长，直到 2007 年 8 月 27 日，他被公示为山西省省直正厅职务拟任人选时，经人举报才被查办。

经有关部门调查，苗元礼在担任临汾市副市长，特别是分管煤矿工作期间，就利用职务之便，通过审批减免、缓交

煤矿资源价款、整合资源、关闭和保留煤矿、批拨煤矿维简费等方式，与他人进行权钱交易。

仅苗元礼一案被立案调查的官员就多达 14 名。昔日大骂煤老板“惟利是图”的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原局长杨吉春，2008 年亦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，而沦为阶下囚。

山西省纪委副书记张晓亚称，苗元礼一案，暴露了山西省部分领导干部利用煤焦领域体制、监管上的薄弱环节，收黑钱、干黑事、谋黑利，官煤勾结，这是导致煤焦领域重大腐败案件易发多发、重大生产责任事故频发的原因。

2007 年 12 月 20 日，在临汾市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，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就明确指出，“煤炭安全事故频发，官煤勾结、权钱交易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”。

美味生活，微波炉里转出来

我一结婚 3 年的糙老爷们，在没有遇所谓在家靠父母，结婚前过惯了伸手穿衣、饭来张口的日子。但养儿方知父母恩，成婚特别是有了孩子后，菜篮子、米袋子、供吃饭用的家当这些问题一下都摆在了眼前，像早晨吃什么，中午吃什么，晚饭吃什么，孩子还要特别关照，还要应酬亲朋好友，适才感悟到百姓事中日三餐绝非小事易事。

为了减轻家务负担，我将格兰仕微波炉买回了家。全家老小心里半信半疑说“这家伙顶事吗？”首先是父母亲不敢碰，看着那些按键就是不敢按下去，我笑着鼓励他们，只要根据图示和文字说明操作就行了，你看画着一碗米饭的，就可以煮米饭，画着一条热腾腾的鱼，就可以蒸鱼，母亲最后大胆地按下了“烧烤”的按键，没想

煤都临汾的煤炭之痛

长期以来，临汾的经济完全依赖于煤，但也因为煤而屡屡受到媒体的抨击。矿难频发，除了矿主利欲熏心、草菅人命外，各级官员和安全监管人员责任不落实、管理不到位，也是重要因素。当然，除安全监管不到位外，临汾的小煤窑设备简陋也是造成矿难频发的一个原因。在临汾，坊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：出矿难不是新闻，不出矿难才是新闻。

有煤都之称的山西，数十年来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矿难，催生了山西一次次矿改。山西省历任领导对安全生产的重视，也是一任更胜一任，但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被一次次次的矿难否定。

之前在与矿难的“赛跑”中，临汾的一些领导常常落后一步。有据可查的资料表明，煤矿发展之初，在资本上的先天性不足，导致从生产规模到管理，在其后数十年中屡屡发难。

官员走马灯似的轮换，并不是正常工作调动，而是因重大责任事故问责被撤。当地分析人士称，平心而论，几乎这些事情都是长年积累的顽疾，恐怕他们都没说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已经被免职。

这些年，听到过太多关于“官难当”的感叹。尽管说，这些感叹之中也包含着太多矫情与推脱，不过，如果把这样的感叹与“临汾”这个地点联系起来，多多少少又会获得一定的民意直观认同。毕竟，山西 3 年就换了 4 任省长，而临汾 3 年竟然也换了 4 任市长。

到底是派到这里的官员本身就不是“德才兼备”呢，还是这里的地方势力太过强大无从撼动呢？很显然，过度夸大官员个体力量以及地方势力的强弱，来强调相关官场博弈艰难，并不符合现代民主与法治的价值本义。之前的“官难当”，说到底，在于民主与法治在这里出现了失灵。

(摘自《新华网》)

(武辉)

